

詩聖杜甫研究

張忠綱 著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

詩聖杜甫研究

張忠綱 著

上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詩聖杜甫研究 / 張忠綱著. — 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5. 11

(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)

ISBN 978-7-5325-7720-0

I. ①詩… II. ①張… III. ①杜甫(712~770)—人物研究②杜詩—詩歌研究 IV. ①K825.6②I207.2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15)第 158722 號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

詩聖杜甫研究

(全二冊)

張忠綱 著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o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

江陰金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890 × 1240 1/32 印張 53.5 插頁 10 字數 1,350,000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1,100

ISBN 978-7-5325-7720-0

I·2944 定價: 188.00 元

如有質量問題,請與承印公司聯繫

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》出版說明

山東大學素以人文學科見長。二十世紀三十年代，以聞一多、梁實秋、楊振聲、老舍、沈從文、洪深等為代表的著名作家、學者，在這裏曾譜寫過輝煌的篇章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，以馮沅君、陸侃如、高亨、蕭滌非、殷孟倫、殷煥先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學、漢語言文字學研究，以丁山、鄭鶴聲、黃雲眉、張維華、楊向奎、童書業、王仲犖、趙儷生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史研究，將山東大學的人文學術地位推向巔峰。但是，隨着時代的深刻變遷，和國內其他重點高校一樣，山東大學的文史研究也面臨着尖銳挑戰。如何重振昔日的輝煌，是山東大學領導和師生的共同課題。“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”。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正是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成立的，她肩負着不可推卸的歷史責任，將形成山東大學文史學科一個新的增長點。

文史哲研究院是一個專門從事基礎研究的學術機構，所含專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、中國古代文學、漢語言文字學、史學理論與史學史、中國古代史、科技哲學、文藝學、民俗學、中國民間文學等。主要從事科研工作，同時培養碩士、博士研究生。知名學者蔣維崧、王紹曾、吉常宏、董治安等在本院工作，成為各領域的學科帶頭人。

興滅業、繼絕學、鑄新知，是本院基本的科研方針；重點扶持高精尖科研項目，優先資助相關成果的出版，是本院工作的重中之重。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》正是為實現上述目標而

編輯的研究叢書。感謝上海古籍出版社對出版本叢書的支持，歡迎海內外學友對我們進行批評和指導。

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

2003年10月

【附記】

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專刊》在過去10年中已陸續編輯出版5輯19種28冊，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和好評。2012年1月，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（2002年成立）與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（2010年成立）、山東大學儒學研究中心（2005年成立）、《文史哲》編輯部整合組建為新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（“文史哲研究院”名稱同時使用），許嘉璐先生任院長，龐樸先生任學術委員會主任。目前全院共有教職工65人，在讀碩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258人，另有尼山學堂古典實驗班本科生兩屆47人，在研博士後23人，科研教學事業都有長足的發展。本院一如既往，以中國古典學術為主要研究範圍，其中尤以儒學研究為重點。鑒於新的格局，《專刊》名稱改為《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專刊》，在前5輯之後繼續編輯出版。歡迎海內外朋友提出寶貴意見。

2013年10月

說“詩聖”(代序)

唐代大詩人杜甫，詩被稱為“詩史”，人被尊為“詩聖”。詩聖，幾乎成了杜甫的代名詞。

而杜甫被尊為“詩聖”，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。

現存文獻，據我的孤陋寡聞，宋以前尚無“詩聖”之說。最早使用“詩聖”一詞的，大概是北宋後期的晁說之（字以道，1059—1129）。他的《涼州女》云：“涼州女，紫塞春，輕黃濃黛君莫謳，漢宮曾此選才人。鹿角角，魚鱗鱗，有山有水無此珍。我強寬愁亦怒噴，逢著澄江悔不詠，功曹豈自誇詩聖。”^①但這裏的“詩聖”，不是指杜甫，而是指南朝齊謝朓。謝朓（字玄暉）於永明八年（490）曾任隨王蕭子隆鎮西功曹，並有“澄江淨如練”的名句，故云。黃庭堅《題晁以道雪雁圖》即云：“飛雪灑蘆如銀箭，前雁驚飛後回盼。憑誰說與謝玄暉，休道澄江淨如練。”^②第一次正式稱杜甫為詩聖的，大概是明代的費宏（1468—1535），他的《題蜀江圖》云：“杜從夔府稱詩聖，程向涪中傳易學。獨醒亭畔誦騷辭，八陣磧邊懷將略。圖窮尚有岳陽樓，志士登臨非取樂。我嘗有意賦遠遊，苦被浮名自纏縛。因圖寓目亦欣然，更寫此詩存大略。重來借我細臨模，畫史何人解盤薄？”^③但此時詩聖還不是杜甫的專名。杭淮（1462—1538）《挽李獻吉四首用曹太守韻》其二則稱李白、杜甫都為詩聖：“李杜得詩聖，迥出諸家前。寂寞千載後，身死名流傳。”^④茅坤（1512—1601）《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》亦並稱李杜為詩聖：

“屈宋之于賦，李陵、蘇武之於五言，馬遷、劉向之于文章傳記，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，然竟不能相兼者，非不欲也，力不足也。故李、杜詩聖而韓、歐文匠。”^⑤而楊慎（1488—1559）則只稱李白為詩聖。他在《周受庵詩選·序》中說：“唐則陳子昂海內文宗，李太白為古今詩聖。”^⑥屈大均（1630—1696）《采石題太白祠四首》其一亦云：“才人自古蛟龍得，太白三閭兩水仙。辭賦已同雙日月，精靈還作一山川。江間絕壁丹青出，木末飛樓俎豆懸。千載人稱詩聖好，風流長在少陵前。”並自注云：“朱紫陽（按：即朱熹）嘗謂太白聖於詩。祠上有亭當翠螺山頂，予因題曰‘詩聖亭’。”^⑦王穉登（1535—1612）則稱李白為詩仙，杜甫為詩聖。他在《合刻李杜詩集·序》中說：“余曷敢言詩？聞諸言詩者，有云供奉之詩仙，拾遺之詩聖，聖可學，仙不可學。亦猶禪人所謂頓漸，李頓而杜乃漸也。杜之懷李白‘詩無敵’，李之寄杜曰‘作詩苦’，二先生酬贈亦各語其極耳。”^⑧其實，在此之前很長一段時間，詩仙也不是李白的專名。最早稱詩仙的是中唐的白居易（772—846）。他在《與元九書》中說：“如今年春遊城南時，與足下馬上相戲，因各誦新豔小律，不雜他篇，自皇子陂歸昭國里，迭吟遞唱，不絕聲者二十里餘，樊、李在旁，無所措口。知我者以為詩仙，不知我者以為詩魔。”^⑨唐宣宗《吊白居易》詩亦稱白為詩仙：“綴玉聯珠六十年，誰教冥路作詩仙。浮雲不繫名居易，造化無為字樂天。童子解吟《長恨曲》，胡兒能唱《琵琶篇》。文章已滿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愴然。”^⑩所以宋代孫奕（1190 前後）即云：“白居易詩仙。”^⑪白居易《待漏入閣書事奉贈元九學士閣老》：“詩仙歸洞裏，酒病滯人間。好去鴛鴦侶，衝天便不還。”^⑫又稱元稹為詩仙。而同時的王建則稱李益為詩仙，其《上李益庶子》云：“紫煙樓閣碧紗亭，上界詩仙獨自行。奇險驅回還寂寞，雲山經用始鮮明。藕綃紋縷裁來滑，鏡水波濤濾得清。昏思願因秋露洗，幸容階下禮先生。”^⑬牛僧孺（780—848）則並稱劉禹錫、白居易為詩仙，其《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絕倫因題二十韻奏呈夢得

樂天》云：“詩仙有劉白，爲汝數逢迎。”^⑭姚合(781?—846)《別賈島》則稱賈島(779—843)爲詩仙：“野客狂無過，詩仙瘦始真。秋風千里去，誰與我相親。”^⑮其時詩仙還不是某一個詩人的專名，對一般寫詩的人，都可恭維稱他爲詩仙。如姚合《和王郎中題華州李中丞廳》詩：“蓮華峰下郡齋前，繞砌穿池貯瀑泉。君到亦應閑不得，主人草聖復詩仙。”^⑯則稱不以詩名的李中丞爲詩仙。到宋代，雖然有人稱李白爲詩仙，如徐積(1028—1103)《李太白雜言》：“噫嘻歎奇哉，自開闢以來，不知幾千萬餘年，至於開元間，忽生李詩仙。”^⑰孫覲(1081—1169)《洪慶善郎中挽詞四首》之三：“第知中壘序論語，誰測詩仙流夜郎。”^⑱楊萬里(1127—1206)《望謝家青山太白墓》：“阿朶青山自一村，州民歲歲與招魂。六朝陵墓今何在？只有詩仙月下墳。”原注：“墓次有庵，庵中有太白祠，州郡歲遣教授祭之。”^⑲但詩仙仍然不是李白的專名。韋應物、李賀、梅堯臣、蘇軾、黃庭堅、曾幾、楊萬里等，甚至何遜，都曾被人稱爲詩仙。而石介(1005—1045)《鄭師易秀才詩奔騰道壯殆有石曼卿學士風骨作四韻以勉之》：“曼卿續得少陵弦，弦絕年來又一年。驚起聽君諷新句，灑如開集味遺篇。一家氣骨疑無偶，萬丈光芒欲拂天。好向風騷尤著意，他時三箇地詩仙。”^⑳則稱杜甫、石延年、鄭師易爲三詩仙。劉攽(1023—1089)《和蘇子瞻韻爲石蒼舒題》：“杜陵詩仙有祖風，筆灑雲霧揮瓊琚。我今才薄厭數語，勉力和歌慚起予。”^㉑孫應時(1154—1206)《寄詠東屯》：“聞說東屯勝，詩仙有舊遊。茅齋深翠竹，石徑俯寒流。几杖千山月，鉏犁百頃秋。歸途容酌酒，句法儻堪求。”^㉒都稱杜甫爲詩仙。到明代中後期，漸漸都稱杜甫爲詩聖，李白爲詩仙。如孫承恩(1485—1565)《杜工部(子美)：“詩聖惟甫，崇雅鎮浮。力敵元化，手遏頽流。宗社隱憂，稷契素志。一時旅人，令名百世。”^㉓葉春及(1532—1595)《順德葉侯入覲序》云：“子美詩聖，唐試又詩，竟垂翅於考功！”^㉔胡應麟(1551—1602)云：“拾遺素稱詩聖，又稱集大成，又自稱杜陵。”^㉕李

日華(1565—1635)云：“唐人早朝詩，賈至倡詠，王維、岑參、杜甫和之，具稱典麗。”然杜作“有比有興，六義具涵。輒轉詠之，彌堪咀味。杜真詩聖，三子咸當北面。”^②王嗣爽(1566—1648)《夢杜少陵作》則謂：“青蓮號詩仙，我翁號詩聖。”^③又《浣花草堂二首》其二：“詩聖神交蓋有年，到來追想一淒然。浮雲轉盼失蒼狗，古帝游魂空杜鵑。背郭堂成辭郭去，驚人句好任人傳。黃精未必生毛羽，名不刊時骨是仙。”^④

清初以後，大都稱杜甫為詩聖。如吳興祚(1632—1697)《杜詩論文序》云：“千載杜公，邈乎詩聖，古今騷人擬學而卒未能學，屢注而卒未能注，所以者何？杜公忠誠惻怛，格物窮理，為儒者之粹美，特以遭時不偶，守死善道，不免假六義以立言，申忠孝於天下耳。”^⑤仇兆鰲(1638—1717)《杜詩詳注·序》云：“宋人之論詩者，稱杜為詩史，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。明人之論詩者，推杜為詩聖，謂其立言忠厚，可以垂教萬世也。”^⑥金埴(1663—1740)《讀〈杜詩詳注〉》詩云：“杜陵遺老才非凡，詩史詩聖稱名咸。一縑惟出自機杼，百味不共人甘醎。聰明直令冰雪淨，清真都使鉛華剗。小賦誰能賦大禮，短歌孰類歌長鑣。忠君愛國託聲律，說理慕義飽飢饒。”^⑦到乾隆皇帝時，李白稱詩仙，杜甫稱詩聖，二者已分得很清楚了。如他的《再詠南池四首》之三：“詩仙詩聖漫區分，總屬箇中迴出羣。李杜劣優何以見，一懷適已一懷君。”^⑧又《題南池少陵祠三絕句》之二：“詩仙雖具出塵體，詩聖原多憂世心。問我二人優劣者，試看七字定評吟。”^⑨又《雙鶴齋八景·綺吟堂》：“瀟落溪堂額綺吟，憑思未足稱吾心。詩仙曰李詩聖杜，兩字何曾一句侵。”^⑩雖然後來施補華(1835—1890)《野鴻詩的》云：“古來稱詩聖者，唯陶、杜二公而已。陶以己之天真，運漢之風格，詞意又加烹煉，故能度越前人；若杜兼衆善而有之者也。余以為靖節如老子，少陵如孔子。”^⑪但他還是只認杜甫為詩聖：“孔子兼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而成聖者也；杜陵兼《風》、《騷》、漢、魏、六朝而成詩聖者也。”^⑫

二

何謂“聖”？孟子曰：“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”^⑦《書·洪範》曰：“睿作聖。”孔傳：“於事無不通謂之聖。”^⑧《白虎通德論·聖人》云：“聖人者何？聖者，通也，道也，聲也。道無所不通，明無所不照，聞聲知情，與天地合德，日月合明，四時合序，鬼神合吉凶。”^⑨《管子·心術下》曰：“聖人若天然，無私覆也；若地然，無私載也。私者，亂天下者也。”^⑩據此，則所謂聖，包括兩個方面，一是學識或技藝達到極高的水準，一是道德修養達到極高的境界，足以為人師表，成人楷模，為人們所景仰和崇拜。所以，孟子曰：“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；玉振之也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；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”^⑪孟子稱孔子為“聖之時者”，“集大成”者。元稹(779—831)《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》云：“余讀詩至杜子美，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……。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薄風騷，下該沈宋，古傍蘇李，氣奪曹劉，掩顏謝之孤高，雜徐庾之流麗，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。使仲尼考鍛其旨要，尚不知貴，其多乎哉！苟以為能所不能，無可不可，則詩人以來，未有如子美者。”^⑫元稹此論，即是杜詩“集大成說”的濫觴，亦含有“聖”的意思。到宋代，秦觀(1049—1100)的《韓愈論》：“杜子美之於詩，實積眾家之長，適當其時而已。昔蘇武、李陵之詩，長於高妙；曹植、劉公幹之詩，長於豪逸；陶潛、阮籍之詩，長於沖澹；謝靈運、鮑照之詩，長於峻潔；徐陵、庾信之詩，長於藻麗。於是杜子美者，窮高妙之格，極豪逸之氣，包沖澹之趣，兼峻潔之姿，備藻麗之態，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諸家之長，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。豈非

適當其時故耶？孟子曰：伯夷，聖之清者也；伊尹，聖之任者也；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；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。嗚呼，杜氏、韓氏，亦集詩文之大成者歟！”⁴³明確提出杜甫“集大成”，並將杜甫與孔子相提並論，已隱然指杜甫為“詩聖”了。實際上，宋人大多是視杜甫為“聖”的，甚至把杜詩視為“經”，與儒家的“六經”並列。如晁說之《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》云：“工部之詩，一發諸忠義之誠，雖取以配《國風》之怨、《大雅》之群可也。”⁴⁴李復（1093 前後）《與侯謨秀才書》云：“子美深於經術，其言多止於禮義。”⁴⁵唐庚（1071—1121）說：“六經已後，便有司馬遷。《三百篇》之後，便有杜子美。六經不可學，亦不須學，故作文當學司馬遷，作詩當學杜子美。”⁴⁶陳善（1147 前後）更明確指出：“老杜詩當是詩中《六經》，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。”⁴⁷敖陶孫（1151—1227）亦曰：“因暇日，與弟侄輩評古今諸名人詩：……獨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，後世莫能擬議。”⁴⁸程秘（1164—1242）《曹少監詩序》云：“詩難言也。自洙泗聖人既刪之後，惟唐杜工部實擅其全。垂今千年，炳炳一日。”⁴⁹陳宓（1171—1230）《和樞上人評詩》云：“杜陵到聖處，正始頓牽復。揮毫動風雨，咳唾驚流俗。”⁵⁰王義山（1214—1287）《趙東村希夔詩集·序》進而說：“嘗愛誠齋謂子美聖於詩。……詩至於大而化則聖矣！子美夔州以前詩，大而化之之聖也；夔州以後詩，聖而不可知之，神矣！神則天。”⁵¹明末王嗣奭《杜詩箋選舊序》說得更清楚：“少陵起於詩體屢變之後，於書無所不讀，於律無所不究，於古來名家無所不綜，於得喪榮辱、流離險阻無所不歷，而材力之雄大，又有無所不挾。故一有感會，於境無所不入，於情無所不出；而情境相傳，於才無所不伸，而於法又無所不合。當其搦管，境到、情到、興到、力到；而由後讀之，境真、情真、神骨真而皮毛亦真。至於境逢險絕，情觸繽紛，緯繡相糾，榛楚接塞，他人攞指告卻，少陵盤礴解衣。凡人所不能道、不敢道、不經道、甚而不屑道者，矢口而出之，而必不道人所常道。……詩之有少陵，猶聖之有

夫子，可謂金聲玉振，集其大成者矣。”⁵²

三

杜詩的集大成，杜甫的詩備衆體，諸體兼擅，詩藝達到了爐火純青、出神入化的極高境界，這都是歷代公認的，沒有異議的。但杜甫“詩聖”的含義，還有道德層面的意義。像王羲之被稱爲“書聖”，張芝、張旭被稱爲“草聖”，吳道子被稱爲“畫聖”，大都是就技藝高超絕倫而說的。楊萬里說杜甫“聖于詩”，朱熹說李白“聖於詩”，甚至稱李白爲“詩聖”，也是就詩藝而言。但在宋人的議論中，杜甫的“聖”，還因爲他的憂國憂民，忠君愛國，仁者情懷，高尚品德。而在這方面給予杜甫最高評價的，王安石(1021—1086)當是第一人。作爲志向遠大而又學識淵博的政治改革家，王安石在他早年任鄆縣知縣時，就把杜甫作爲精神偶像來崇仰的。他的《杜甫畫像》云：“吾觀少陵詩，爲與元氣侔。力能排天幹九地，壯顏毅色不可求。浩蕩八極中，生物豈不稠。醜妍巨細千萬殊，竟莫見以何雕鏤。惜哉命之窮，顛倒不見收。青衫老更斥，餓走半九州。瘦妻僵前子仆後，攘攘盜賊森戈矛。吟哦當此時，不廢朝廷憂。常願天子聖，大臣各伊周。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，不忍四海赤子寒飈颼。傷屯悼屈止一身，嗟時之人我所羞。所以見公像，再拜涕泗流，惟公之心古亦少，願起公死從之遊。”⁵³在鄆縣時，他還編有《杜工部後集》，其序云：“予考古之詩，尤愛杜甫氏作者。……予之令鄆，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。觀之，予知非人所能爲而爲之實甫者，其文與意之著也。”⁵⁴他編選的《四家詩選》，以杜甫爲第一，歐陽修第二，韓愈第三，而李白第四，居最後。他批評李白：“太白詞語迅快，無疏脫處。然其識汗下，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、酒耳。”⁵⁵蘇軾(1036—1101)《書吳道子畫後》云：“詩至於杜子美，文至於韓退之，書至於顏魯公，畫至於吳道子，而古今之變，天

下之能事畢矣。”⁵⁵既肯定杜詩的“集大成”，又在《王定國詩集叙》中大力讚揚杜甫的忠君愛國：“古今詩人衆矣，而杜子美爲首，豈非以其流落飢寒，終身不用，而一飯未嘗忘君歟！”⁵⁶蘇軾的“一飯未嘗忘君”，對後世影響很大，爲封建統治者宣揚杜甫“愚忠”提供了根據。其實，這是對杜甫的誤解。杜甫遵循原始儒家的教導，以直道事君，哪是“愚忠”？但杜甫忠君愛國的赤誠，確是他被稱爲“詩聖”的重要原因。宋祁《新唐書·杜甫傳》也說：“數嘗寇亂，挺節無所汙，爲歌詩，傷時撓弱，情不忘君，人憐其忠云。”⁵⁷蘇軾是李、杜並尊的：“誰知杜陵傑，名與謫仙高。掃地收千軌，爭標看兩艘。”⁵⁸而他的弟弟蘇轍（1039—1112）卻是揚杜抑李的：“李白詩類其爲人，駿發豪放，華而不實，好事喜名，不知義理之所在也。語用兵，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；語游俠，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。此豈其誠能也哉？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，遇讒而去，所至不改其舊。永王將竊據江淮，白起而從之不疑，遂以放死。今觀其詩固然。唐詩人李杜稱首，今其詩皆在。杜甫有好義之心，白所不及也。”⁵⁹陸游（1125—1210）亦謂李白“識度甚淺”，斥其“淺陋有索客之風”⁶⁰。朱熹（1130—1200）則謂：“李白見永王璘反，便從與之，詩人沒頭腦至於如此。杜子美以稷契自許，未知做得與否？然子美卻高，其救房琯亦正。”⁶¹張戒（1135 前後）強調杜甫的“忠義”：“子美篤於忠義，深於經術，故其詩雄而正；李太白喜任俠，喜神仙，故其詩豪而逸。”而將李白置於杜甫之下。甚至稱譽杜詩“乃聖賢法言，非特詩人而已”⁶²，直把杜甫視爲聖人。明人謝省（1404？—1477）《杜詩長古注解·序》亦云：“以詩言之，固可以李、杜並稱；若論其人，則太白豈子美之倫哉！觀子美詩之所發，無非忠君憂民之心，經邦靖難之計，識見通明，議論高遠。褒善刺惡，得《春秋》之體；扶正黜邪，合風雅之則，非他詩人模寫物象，排比聲韻，疏泄情思而已。昔人有謂其爲靈丹一粒，光焰萬丈者，有謂其殘膏剩馥沾溉後人者，皆極稱許其詩貫古今，而不論其人物之高邁也。”⁶³李白因參

加永王李璘幕府獲罪長流夜郎，王維在安史之亂中因陷賊而迫授僞職，這在封建社會中都被視為“變節行爲”，受到後代封建文人的嚴厲批評。而杜甫雖曾陷賊，但他卻冒死逃出長安，問道奔赴肅宗行在，“麻鞋見天子，衣袖露兩肘”，“涕淚受拾遺，流離主恩厚”，保住了民族氣節，受到歷代統治者和人們的稱讚。明人薛瑄（1389—1464）《遊草堂記》即云：“夷考杜子美平日所作諸詩，雖當兵戈騷擾流離之際，道路顛頓凍餓之餘，其忠君一念，炯然不忘，故其發而爲詩也，多傷時悼亂痛切危苦之詞，憂國愛民至誠惻愴之意，千載之下讀之者，尚能使之憤懣而流涕，感慕而興趣，則子美之忠終始不渝又如此，非特不汙賊中之一節爲然也。”^⑥王直（1379—1462）《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詩·序》亦云：“開元、天寶以來，作者日盛，其中有奧博之學，雄傑之才，忠君愛民之誠，閔時恤物之志者，莫如杜公子美。其出處勞佚，憂悲愉樂，感憤激烈，皆於詩見之，粹然出於性情之正，而足以繼風雅之什。”^⑦清初朱鶴齡（1606—1683）《輯注杜工部集·序》對杜甫的堅貞之節更是讚不絕口：“子美之詩，惟得性情之至正而出之，故其發于君父、友朋、家人、婦子之際者，莫不有敦篤倫理、纏綿菀結之意，極之履荆棘、漂江湖，困頓顛躓，而拳拳忠愛不少衰，自古詩人變不失貞，窮不隕節，未有如子美者，非徒學爲之，其性情爲之也。”^⑧吳喬（1611—1695）更向朝廷建議：“（杜詩）不置之《六經》中，何處可置？竊謂朝廷當特設一科，問以杜詩意義，于孔、孟之道有益。從來李、杜並稱，至此不能無軒輊。”^⑨清同治間，閻敬銘作《杜解傳薪摘抄序》云：“杜子美一代詩宗，其忠君愛國之心，濟世經邦之略，一托於詩，又其生平，大德不逾，亦並無小德出入，悟道甚邃，體道甚純，洵得志則稷契皋夔，不得志亦顏曾冉閔，僅以詩人目之淺矣。”^⑩杜甫是原始儒家思想即孔孟思想的繼承者和實踐者。他在“入門聞號咷，幼子餓已卒”的悲慘遭遇中，想到的不只是自己一家的命運，而是廣大人民群眾，“默思失業徒，因念遠戍卒”。他在自己居住的茅屋是“床頭

屋漏無乾處，雨腳如麻未斷絕”，“布衾多年冷似鐵，嬌兒惡卧踏裏裂”的艱難處境中，想到的卻是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，風雨不動安如山！嗚呼！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？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！”這種已飢已溺的仁者情懷，不知感動了多少代善良的人們。所以宋代的黃徹（1140 前後）說：“《孟子》七篇，論君與民者居半，其餘欲得君，蓋以安民也。觀杜陵‘窮年憂黎元，歎息腸內熱’，‘胡為將暮年，憂世心力弱’，《宿花石戍》云‘誰能叩君門，下令減征賦’，《寄柏學士》云‘幾時高議排君門，各使蒼生有環堵’，寧令‘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’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，其心廣大，異夫求穴之螻蟻輩，真得孟子所存矣。東坡問老杜何如人？或言似司馬遷，但能名其詩耳。愚謂老杜似孟子，蓋原其心也。”⁷⁰

所以說，杜甫是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。杜甫的詩歌，堪稱中國古典詩歌的範本；杜甫的人格，堪稱中華民族文人品格的楷模；杜甫的思想，堪稱中華民族傳統思想的精華。這些，我們或者可以統稱之為“杜甫精神”，它已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在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中國封建社會中，杜甫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，仁民愛物的博大胸襟，捨己為人的奉獻精神，自然會得到上至最高統治者，下到平民百姓的尊崇和景仰。而在舉國上下都在宣導並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，杜甫博大精深的思想和精妙絕倫的詩歌藝術，仍是我們所應繼承和發揚廣大的。他“詩聖”的桂冠仍是當之無愧的。

注釋：

- ① 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電子版（以下簡稱“四庫本”）《景迂生集》卷5。
- ② 四庫本《山谷集》卷6。
- ③ 四庫本明曹學佺編《石倉歷代詩選》卷430《明詩次集》64。
- ④ 四庫本《雙溪集》卷1。

- ⑤ 四庫本黃宗羲編《明文海》卷 155。
- ⑥ 四庫本《升庵集》卷 3。
- ⑦ 《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》，廣州：中山大學出版社，2002 年，第 507 頁。
- ⑧ [清]王琦注：《李太白全集》卷 33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7 年，第 1514 頁。
- ⑨ 四庫本《白氏長慶集》卷 45。
- ⑩ 《全唐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49 頁。
- ⑪ 《履齋示兒編》卷 17，《知不足齋叢書》本。
- ⑫ 《全唐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4934 頁。
- ⑬ 《全唐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3412 頁。
- ⑭ 《全唐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5292 頁。
- ⑮ 《全唐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5632 頁。
- ⑯ 《全唐詩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 年，第 5696 頁。
- ⑰ 《節孝先生文集》卷 1。
- ⑱ 四庫本《五百家播芳大全文萃》卷 103。
- ⑲ 《誠齋集》卷 33，《四部叢刊》景印景宋抄本。
- ⑳ 四庫本《徂徠集》卷 4。
- ㉑ 四庫本《彭城集》卷 7。
- ㉒ 《燭湖集》卷 17，清刻本。
- ㉓ 四庫本《文簡集》卷 41。
- ㉔ 四庫本《石洞集》卷 13。
- ㉕ 《少室山房筆叢》卷 18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 年，第 241 頁。
- ㉖ 《恬致堂詩話》卷 2，中華書局 1985 年版《叢書集成》初編本。
- ㉗ 仇兆鰲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 年，第 2294 頁。
- ㉘ 仇兆鰲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 年，第 2295 頁。
- ㉙ 吳見思：《杜詩論文》卷首，清康熙十一年常州岱淵堂刻本。
- ㉚ 仇兆鰲：《杜詩詳注》卷首，中華書局，1979 年。
- ㉛ 仇兆鰲：《杜詩詳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 年，第 2316—2317 頁。
- ㉜ 四庫本《御製詩集》三集卷 50。
- ㉝ 四庫本《御製詩集》四集卷 74。

- ③④ 四庫本《御製詩集》五集卷 86。
- ③⑤ 《清詩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第 862 頁。
- ③⑥ 《清詩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 年，第 848 頁。
- ③⑦ 《孟子注疏·盡心下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 年，第 2775 頁。
- ③⑧ 《尚書正義》卷 12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 年，第 188 頁。
- ③⑨ 《白虎通德論》卷 6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0 年，第 51 頁。
- ④⑩ 中華書局《諸子集成》本，第五冊，第 2227 頁。
- ④⑪ 《孟子注疏·萬章下》，《十三經注疏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0 年，第 2740—2741 頁。
- ④⑫ 《元氏長慶集》卷 56，《四部叢刊》景明本。
- ④⑬ 《淮海集》卷 22，《四部叢刊》景明本。
- ④⑭ 《嵩山文集》卷 16，《四部叢刊續編》景舊抄本。
- ④⑮ 《滴水集》卷 5，排印本。
- ④⑯ 《唐子西文錄》，[清]何文煥輯《歷代詩話》本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 年，第 443 頁。
- ④⑰ 《捫虱新話》下集卷一《杜詩高妙》，《儒學警悟》本。
- ④⑱ 《臞翁詩評》，南宋群賢小集本。
- ④⑲ 四庫本《洺水集》卷 12。
- ⑤⑰ 《全宋詩》卷 2852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8 年，第 34001 頁。
- ⑤⑱ 四庫本《稼村類稿》卷 6。
- ⑤⑲ 《杜臆》卷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 年新 1 版。
- ⑤⑳ 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 9，《四部叢刊》景明本。
- ⑤㉑ 《臨川先生文集》卷 84，《四部叢刊》景明本。
- ⑤㉒ 《冷齋夜話》卷 5，中華書局，1988 年，第 43 頁。
- ⑤㉓ 《東坡集》卷 23，寶華庵刊《東坡七集》本。
- ⑤㉔ 《東坡集》卷 24，寶華庵刊《東坡七集》本。
- ⑤㉕ 《新唐書》卷 201，中華書局點校本。
- ⑤㉖ 《次韻張安道讀杜詩》，《東坡集》卷 2。